



《海洋文化十八讲》： 叩开海洋探索新门扉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蓝色星球——地球，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而构成这蓝色星球的主体，便是那覆盖了近71%的地球表面，神秘莫测、壮阔无垠的海洋。海洋不仅塑造了地球独特的自然景观，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孕育着多样的生命，承载着古今人类探索未知的梦想和追求。

厦门大学戴民汉院士主持编写的《海洋文化十八讲》，便是一把开启海洋奥秘之门的钥匙，引领我们深入探寻海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受它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

《海洋文化十八讲》共分为五个篇章，涵盖海洋的自然特性、海洋与人类文明的形成、海洋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海洋与当代人类社会的联系以及海洋治理等多个方面。

本书从“海从何处来”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回溯地球历史上海洋的起源与演变，揭开了海洋形成过程的神秘面纱。从地球诞生之初的“岩浆海洋”，到如今波涛汹涌的蔚蓝世界，海洋经历了一系列“沧海桑田”的变迁。海洋学研究的对象，从微观的海水成分，到宏观的海浪、潮汐、洋流等现象，还有声、光、电磁等的传播和消衰，都蕴含着自然的奥秘。此外，海洋还对全球气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海洋的热、碳容量和活跃的海—气相互作用对全球气候系统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也都是海洋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它为生命的诞生与进化提供了条件。近40亿年来，海洋陆续见证了单细胞生物、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出现等演化里程碑以及动植物体型增长、结构复杂化、种属多样化等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海洋生物先后登上陆地，其中就有人类等陆地脊椎动物的祖先。

近10万年以来，现代人类陆续

扩散至全球，在世界各地创造了群星璀璨的文明。海洋在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扮演了轻重不一的角色。海边的古人类足迹，见证了人类与海洋的最初接触，文明的种子在海洋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全球海洋商贸网络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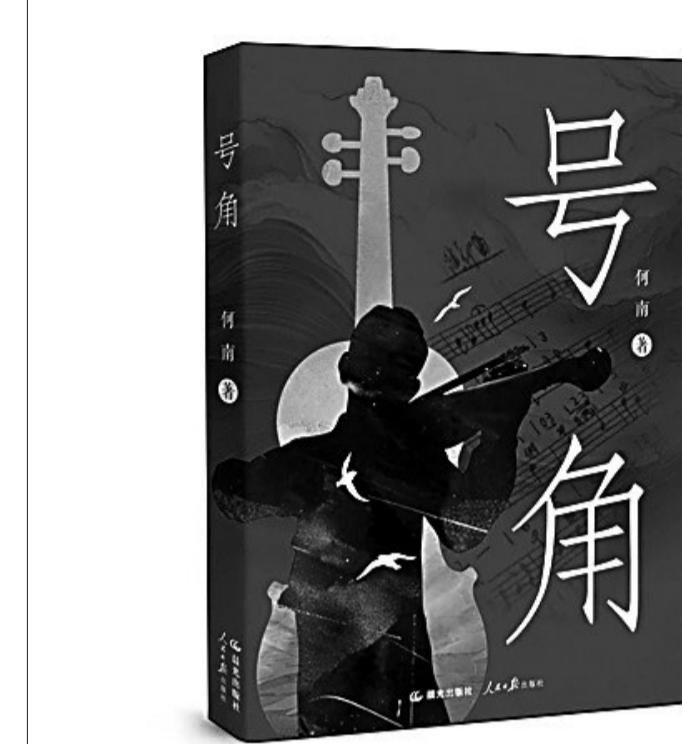
现如今，海洋与人类休戚与共，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全球的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海洋为人类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源与能源，而海洋运输支撑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亲海型旅游成为人类喜爱的观光休闲方式之一。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繁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动力。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包括海洋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海洋资源得以更高效地被开发和利用，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然而，海洋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和滨海湿地破坏等问题，为近海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

幸运的是，当前海洋经济已开始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加上蓝色金融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赋能，将为海洋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开辟新的路径。同时，国际和区域涉海条约与制度的建立，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的妥善处理，都维护着海洋的和平与稳定，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创造良好环境。

作为一本面向大学本科生的通识教材，《海洋文化十八讲》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海洋学的基础知识，并融合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和现代科学知识，为学生打开了一扇全面了解海洋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历史事实与诗性想象的交融 ——读长篇叙事诗《号角》

何南的作品《号角》，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书写聂耳这位音乐巨匠的传奇人生，为新的时代语境下革命英雄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从聂耳的童年写起，将他的成长、成人和成才经历，与民族革命意识的转变和时代进程的步伐紧紧关联起来。全书以活泼、生动、明快的笔触，突出聂耳集革命者与文艺家于一身的青春特质，字里行间蕴含的纯净与天然格外动人。作者既着力挖掘史料的真实性，也不乏人性的温度，塑造出的英雄形象饱含真情、富有生气，兼具生命的坚实力度与历史的厚重质感。他笔下的聂耳青春跃动、赤忱至诚，既有对理想与信仰的矢志坚守，也有对生活和人生的迷茫，内心不时充满焦灼与忧虑，在多维立体的刻画中实现对过往英雄塑造多元经验的当代性整合。作者不再将英雄视为固态历史的浮雕，而是努力在笔墨间还原一个鲜活的人，一个可以互动、交流的人，对聂耳身上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崇高品格进行当代性挖掘。在作者的笔下，祖国至上、不畏牺牲、悲悯博爱、无私奉献的精神之美，闪耀着璀璨的光辉，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饱含广泛而恒久的时代价值，能够形成更为深远和普遍的感染力量。

《号角》中，作者不满足于英雄形象的单线描绘，更注重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的双向拓展，实现内部人物塑造与外部审美表现上的双重突破。作品的结构颇具特色，通过“小引+诗章”的双重文本结构，追求史料事实与新诗表达的双线交织。除序曲与尾声外，在每一节前，作者都以冷静、沉着的纪实笔法撰写“小引”，呈现聂耳生平的真

实片段，以考据的历史档案为后文的诗性叙事和浪漫抒情奠定坚实的基底。在“诗章”部分，作者又力求通过灵动、活泼的句子，将静态零度的现实史料熔铸进流动飞转的意象之中。比如，书中提及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小引”部分写明他和友人成立九九音乐社，“通过演奏、歌唱和争论问题的形式，把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与进步文艺的种子播进同龄人心田”。而“诗章”部分，对这段经历展开艺术的描摹，“蝴蝶把家安在小提琴里面，/聂耳灵巧的手指掌控着门户。/每当小提琴的腮托靠近瘦削的锁骨，/蝴蝶们便会走出清梦，迎风起舞。/乐声时而激越明亮，/时而圆润饱满，/时而婉转厚重，/最先被感动的，是亲爱的邻居翠湖。/那被音乐轻轻抚过的地方，/笑靥花开，春天永驻”。在“小引”与“诗章”的互文里，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相互印证又彼此补充。这种虚实相生、跃动交错的叙事策略，打破传统英雄传记追求宏大、崇高的单向度陈述模式，让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历史事实与诗性想象的双重烛照中得以立体呈现，为开掘“事件”中的文学性提供新的美学样本。

纵观全书，作者以急促的阵阵集结号角，敞开历史书写和英雄书写的空间，激活读者的审美阅读体验。他广泛汲取百年新诗创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动员诗歌的叙事功能，在生活点滴的刻画中丰富与完善聂耳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历程，在写实、传奇、隐喻、象征之间游走，以鲜活具体的形象与自然流动的意象将读者引入宏阔的时代背景之中，在文风与信仰、文采与精神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

来源：光明日报